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我的中學化學老師退休後移民加拿大，最近以 WhatsApp 傳給我們一張照片，寫上「我家的公主！」，是他和頭大狗的合照。老師的兒子長大成人，他和師母二人雖然嗜好和活動多，但回到家裡，總覺得有點寂寞。如今找到伴兒，我們這群學生都為他們高興。有位女友婚後決定不要小孩，她工作忙得不可開交，但支持她的是心愛的小狗，每當她提起那頭像玩具般的小狗便樂不可支，「每晚回家，她摸着我不斷用舌頭舔我，我便甚麼煩惱也沒有，牠是我的精神支持。」

寵物慰心靈

小動物，尤其是貓、狗，真是人類的好朋友。我有一個同事，工餘去做義工，做的不是她，是她的愛犬。牠接受過訓練，成為狗醫生，專門去探望老人、殘障兒童等等。同事表示：「有好些人因為個人的肢體殘障或不光彩的背景，面對他人時會感到自卑，所以常把拒於千里。但當他們面對小畜時，便沒有了這心理壓力。所謂狗醫生，並非進行醫治，而是透過牠們，讓人的心理壓力消除，敞開心扉。」

有一天在街上我聽到背後一位老人家像在跟小孩子說話，轉身一看，原來是跟頭狗聊天，看到這情景，便知道這隻小狗對牠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和親切。

這讓我想到了人口老化的今天，獨居老人越來越多，若他們都能有一頭動物相伴，肯定可以減輕孤獨，有些動物甚至曉得照顧主人。可是無論私人樓宇或公屋，大都不容許養動物，當局可否為老人放鬆相關政策？可以彈性規定只能養那些品性較溫馴的細種狗。貓甚少擾人，其實可以寬鬆點。老人家也可以嘗試養雀鳥、金魚、烏龜等不受限制的動物。老人有小動物相伴，肯定身心都會更健康。

跳出框框

蒙妮卡

行船走馬三分險，何況是離地衝上三萬五千呎的雲端高空？馬航失蹤後，一直忐忑不安。假設：自己若不幸坐上這一班飛機，將如何面對？無論坐船或乘車，一旦遇意外，均可能有時間做逃生準備；但坐飛機則無能為力了，只好將生命交給上帝安排。生平最難忘的九萬驚魂，是三十多年前乘坐一架小型螺旋槳老飛機，由台灣的嘉義飛往台北。當天有多位美若天仙的阿里山姑娘同機，她們穿著鮮艷的民族服裝，唱歌嬉戲，機艙內像灑滿陽光的天堂。

逃生

幾秒間，飛機突然遇上氣流，機身上下震盪，乘客如在遊樂場坐過山車。姑娘們嚇得花容失色，尖叫痛哭。這一刻，猶如由天堂驟然跌落地獄，生命變得如此脆弱。飛機最後安全降落，乘客的掌聲歡呼聲不絕，有點死裡逃生的感覺。乘船當然也有風險。若坐上「鐵達尼號」豪華郵輪，同樣凶多吉少。電影《海神號遇險記》(The Poseidon Adventure)有一幕令我畢生難忘：郵輪即將沉沒，一班被困船艙的乘客不肯坐以待斃，他們努力尋找出出口逃生。過程中，要泅水游到另一個船艙口。

當年我不諳水性，看完這部電影後，每晚發惡夢。終於下定決心，學懂游泳。乘船的風險當然更高。前幾年我經常乘車來往香港與汕頭，穿越著名的「死亡之道」深汕高速公路。作好事後準備，包括繫綁安全帶、不得打瞌睡、坐近車後座逃生門座位、關注通道不受阻……。老人家教導，做人需時刻警惕，有危機感；電影院看戲選座位，要靠近出口，摸黑易逃生。住酒店，房間一定要選擇樓層低有窗口，要留意樓梯出口。

福社第一潘世恩

潘國森

中國歷史上姓潘的文人，算是美男潘岳最多入人眼。潘安帥哥一名，潘安仁，將潘安仁三字簡稱為潘安，亦不違習俗。潘安的下場不甚好，遠不及清中葉大臣潘世恩（一七六九至一八五四），富貴壽考，福社三百年來第一。

清末陳康祺的《郎潛紀聞》有云：「本朝著臣生加太傅者五人，重要瓊林者八人，狀元作宰相者八人，惟潘文恭公兼之。又大拜不階協辦，樞廷不始學習，皆異數也。富貴壽考，子孫繼武，公之福社，三百年一人已！」

周代以太師、太傅、太保為三公。清代的師、傅、保是大臣加銜，秩正一品，沒有專職，經常作為官員死後贈官，在生時得太傅的加銜，當然是最高榮譽。新科舉人得參加鹿鳴宴，新科進士則參加瓊林宴。重赴，是中試後才中進士，不容易再有六十年可活。以二十出頭中進士，不容易再就無量重瓊林。潘世恩在乾隆五十八年（一七九三）中狀元（一甲第一名），我們平素欣賞中國傳統地方戲曲，經常有主角高中狀元之後，就可以把甚麼奸臣懲治，比當朝宰相還有威風。實情是清代兒也。

近三百年江山，才出過八位狀元宰相。清制無實權宰相，只是民間敬稱正一品的大學士為宰相而已。潘世恩除了一人身兼這三項榮譽，還有不經協辦大學士之職而超擢大學士，又直接擔任軍機大臣而不需「學習行走」，都是體制以外的殊榮。清制，大學士一般由六部尚書晉升，先是以某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即是仍舊擔任該部尚書，協助辦理大學士的事務，俗稱「協辦大學士」，然後才升為某部大學士。雍正朝以後大學士，如果不入軍機處，還不能參與最高行政。所以官秩較低的軍機大臣反而比不入軍機處的大學士更有實權。個別官員初入軍機處時，還要先學習行走，等於今天職場上的試用。潘世恩「樞廷不始學習」也是坐「白金升降機」。

潘世恩家族選出了兩位探花（一甲第三名），一是他的從弟世瑛（一七九五，即乾隆二十年），潘世恩的孫兒祖蔭（一八五二，即咸豐二年）。潘世恩重赴瓊林時，與孫同席，孫兒是新科探花，祖父是狀元宰相，當成一時佳話。後來潘祖蔭亦得入軍機，只是沒有當上大學士。

還有更「風光」的，是道光二十四年時內閣共有四位大學士，除潘世恩以外，穆彰阿、寶興、卓秉恬三人都是他的門生。所謂門生，是潘世恩當考官時，選中他們的考卷，按舊俗視為師生關係。潘世恩為官歷乾隆、嘉慶、道光、咸豐四朝，無大建樹，那是受清代中央官制所限。人活在嘉道中衰之際，潘文恭公世恩實不失為時代之幸運兒也。

不從眾

從眾，曾是我們的習慣。跟別人一樣，才覺得安全。可是有時候，隨大流給自己帶來的，卻並不是快樂，而是無窮的煩惱。

仔細想想，人生很多時間，其實是被從眾給浪費掉了。十幾年前，北京人時興考個駕照收起來，單位同事學車成風。在同事的鼓動下，我也跟著大家去學車。似乎沒有駕照，不開個小車就跟不上潮流。結果因為協調能力不強，學車對我竟成了無比痛苦的過程，跟了兩個班才考過。

得了駕駛證之後，我卻從沒有開車上過路，駕證生成了擺設。白白浪費幾千元錢，以及兩個月的寶貴時間。後來，考了駕駛證的同事多數都沒有買車。少數買車的也只是偶爾開車，因為單位停車位根本不夠。北京對私車限制越來越嚴，開車成本越來越高，效率卻越來越低，開車上班遠不如乘地鐵更快。編輯部考核工作量時，有人開玩笑說，如果不開車，每個月可以多寫好幾篇稿子。多輕鬆不說，生活水平照樣不下降。城市私人汽車的大普及，是跨國公司的商業宣傳的勝利。

早年北京人跟風打雞血。我住的大院裡，從年過花甲的老人到年輕姑娘、小伙子，人人把打雞血當包治百病的良方，搞得菜市場上小公雞供不應求。後來又開始甩手、轉呼拉圈。滿大街五顏六色的呼拉圈，滿大街老頭老太太站圈甩手。從甩手、打雞血、喝綠豆湯、吃大蒜治百病；到買炒基金到搶黃金，都是急功近利的心理在作怪。商業集團最會利用人們的從眾心理。年年推出新款汽車、手機、電腦、服裝、包包，調動起人們無窮的物質慾望。時尚背後的社會心理就是：別人有的，我也要有！跟風消費，不知不覺就掏空了你的錢包。

可偏有人對任何時尚無動於衷。有位出身將軍之家的女友，年年聚會就是一身舊衣一雙舊鞋，

鞋子有時候還開着線，那身快能進博物館的服裝坦然穿着，也是高高興興。別人儘管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她就是不願把時間和金錢花在衣服上。依我看，對自己過於摳門固然不好，可經濟上絕對安全。有位獨生姑娘崇尚今天花明天的錢，一件衣服只穿一次，慾望成了無底洞，結果老是要問別人借錢，活得一點兒沒有安全感。管理好自己的慾望，搞明白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麼，是一門大學問。

近年最讓百姓經濟上「傷筋動骨」的，除了炒基金，大概就是跟風留學。最近一對80後年輕夫妻從美國回到了中國。八年前他們去美國讀研究生，可畢業後在美國找不到合適工作。當國內同學都已經買房、買車、成家立業時，他們卻還在美國四處打零工。實在混不下去了，才下決定回國重新開始。

年輕人留學花光了家裡全部積蓄，沒錢在北京買房，只得跟父母擠在一起。即使這樣，他們也還是感覺到了踏實。能重新開始固然好，可如果當初仔細權衡後再決定是否一定要出國，也許能省下不少時間和金錢。

盲目相信西方一切都好，中國一切皆不如人，是很多人跟風移民的原因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很多北京人跟風移民加拿大、澳大利亞等國，結果有些砸鍋賣鐵出國的白領，在國外20年卻只混個送外賣、刷盤子、開出租，過得遠不如國內體面舒服，還錯過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。看在國內發展的同代人都富了起來，他們後悔不迭。

前幾年的大學文憑熱，讓很多本來很貧困的農民家庭雪上加霜。有恨不得靠賣血讓兒女上大學的農家，卻讓一個本來生機勃勃的農家子弟，變成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無用書生，到頭來可能還找不到工作。

不問孩子的愛好與天資，非強迫他學一件技藝，可能恰恰會窒息了孩子的個性。現在小區社區活動中心，全讓各類培訓班佔據。院裡孩子寫完作業，還得去社區學琴、奧數、跆拳道，不折騰到晚上十點多不讓上床。把孩子所有時間都佔滿，看來教育效率很高，卻可能剝奪了孩子心靈成長的空間。

記得有位哲學家說過：世界上最最高深的學問，就是認識你自己。我想，無論什麼樣的生活，只要是適合自己的，就是最好的。只要靠誠實的勞動過活，以什麼方式生活，其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。

偉大的畫家梵高在世之時，從來不為世人認可。要不是靠好心的親戚養活，可能早就畫不下去，甚至餓死了，可是他身後留下的畫卻價值連城。《風格論》的作者拉布呂耶爾，一生只出一本書，放在稿費微薄的現在，靠寫書過活兒兩個月的飯錢都還不夠。可是那本書卻成為傳世之作。容另類悄悄過自己日子的社會，才是美好的。另類，怪人，其實就是我們身邊的平常人。應該早早告訴孩子，你是宇宙中獨特的一個；透過你的眼睛看世界，總會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；用你的小腦子思考世界，總會有新的發現。人人知道這句名言：「走自己的路，由別人去說吧！」可真正做到走自己的路，還真需要非凡的勇氣。



不隨大流，走自己的路，需要很大的勇氣。 網上圖片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春節以來，看過三場演出。第一場是香港僑界總會主辦的，在紅磡體育館的春節晚會，請來了廣東的雜技團。但整晚都是雜技，雖然演出精湛，但全場都是頂碗、拋球、單車雜技等等。節目多，多看了便覺沉悶。所以我和老伴便在中場離開。

第二場是去看「中國星火基金會」主辦的慈善籌款專場，由鳴芝劇團演出的《新三笑姻緣》。我是捐款人之一，蒙贈名譽票兩張，還是我和老伴同去觀賽。主角是著名粵劇演員蓋鳴暉，雖然我還沒有見過她的演出，但知道她是林家聲的得意門徒，色藝俱佳。

《新三笑姻緣》，改編自家喻戶曉的「唐伯虎點秋香」的故事。就是說才子唐伯虎迷戀家門嬌婢秋香，苦苦追求，是一個喜劇。可惜導演和編劇不濟。首先，把唐伯虎塑造造成一個流氓型的浪子，與歷史傳說不符。唐伯虎是個才子，雖然面對美色秋香，但也不至於完全忘記自己的身份，放蕩形骸。最不可原諒的是插上一些現代語言的對白，如內地過去「肅反」時期的口號「抗拒從嚴，坦白從寬」之類。於是我又是在再一次中途退場。

看三場演出

伯虎點秋香

第二場就是去看徐小鳳的個人演唱會。小鳳姐果然號召力極強，據說一周的演唱，場場滿座。徐小鳳年已六十有五，但風采依然。多年前也曾看過她的演出，這一次再看，她仍然保持着很好的身材，雖然近視臉有皺紋，但聽她聽的是歌。她的歌聲，充滿魅力，特有的聲線，唱上那些首耳熟能詳的老歌，真正是繞樑三日。因而觀眾都拍爛手掌，要求一再「安哥」。

加上「扮唱」的盧海鵬，居然穿上與小鳳姐一樣的衣服，與她合唱，既滑稽又叫好。這一場到了晚上十一時觀眾還是依依不捨，要求重唱。這是在三場晚會中唯一看到終場的。

第三場就是去看徐小鳳的個人演唱會。小鳳姐果然號召力極強，據說一周的演唱，場場滿座。徐小鳳年已六十有五，但風采依然。多年前也曾看過她的演出，這一次再看，她仍然保持着很好的身材，雖然近視臉有皺紋，但聽她聽的是歌。她的歌聲，充滿魅力，特有的聲線，唱上那些首耳熟能詳的老歌，真正是繞樑三日。因而觀眾都拍爛手掌，要求一再「安哥」。

思旋天地

思旋

俗語有云：「蛇吞象」。後生仔未見過世面者，問：「乜嘢嚟嘢？」若然不知何解，就請看看香港上市的公司——中信泰富，在港市值只有四百餘億而已。最近，為配合國家深化改革而作出巨大動作——意圖收購擁有二千八百餘億資產的母公司，在港整體上市。這正是「蛇吞象」之舉。復牌後急升，連帶子公司也急升。國企改革版本，有利香港交易市場。香港股市提升實質與價值。相信用在港整體上市此項收購大行動，是中央對香港送來的大禮物。此乃剛開始，料陸續還有更多的國企深化改革來港上市，中信乃頭炮。有利香港金融中心地位，提升香港成為世界融資中心地位。

正所謂：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。」運程輪流轉，投機市場，資金極度流動，價格波幅大。似乎由美股發起「換馬」潮。前時潮起的科網股驟然急滑，金融、工業股驟升。香港上周股市亦急升。王騰訊(0000)曾下跌至五百一十三元，比月前最高點六百四十五元，幾乎不見了一百餘元。低價入貨者可以嘆一句賺少咗而已。若然高價追入，接了火棒囉。香港科網股場的炒家高上雲端，一下子墜落，千萬不要落在印度洋內。其實，全球離出現黑客事件。用另一部櫃員機向已連結的櫃員機電話發出訊號，脫離電腦控制，所謂馬車程式發揮功能，馬上吐出鈔票來。全球現危機，股市科網股場上也現危機變股災了。

耶倫聲言繼續加息，現很快會加息？信不信由你，信了有保險。坐擁樓房要分期供樓者，敲起鑼鑼馬上割價跳樓求售，不如租屋住，免成世做借息守樓奴。年前，有樓萬事足；而今，思緒漸不靈。負債資產陰影來得快，不如套現棄樓一身輕。我常勸人，不要做樓奴，背上身債分三十年還，豈不是成世變樓奴嗎？經濟好，低息好，當然一切好，反之盡見一片烏雲。

蛇吞象

思旋

正所謂：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。」運程輪流轉，投機市場，資金極度流動，價格波幅大。似乎由美股發起「換馬」潮。前時潮起的科網股驟然急滑，金融、工業股驟升。香港上周股市亦急升。王騰訊(0000)曾下跌至五百一十三元，比月前最高點六百四十五元，幾乎不見了一百餘元。低價入貨者可以嘆一句賺少咗而已。若然高價追入，接了火棒囉。香港科網股場的炒家高上雲端，一下子墜落，千萬不要落在印度洋內。其實，全球離出現黑客事件。用另一部櫃員機向已連結的櫃員機電話發出訊號，脫離電腦控制，所謂馬車程式發揮功能，馬上吐出鈔票來。全球現危機，股市科網股場上也現危機變股災了。

耶倫聲言繼續加息，現很快會加息？信不信由你，信了有保險。坐擁樓房要分期供樓者，敲起鑼鑼馬上割價跳樓求售，不如租屋住，免成世做借息守樓奴。年前，有樓萬事足；而今，思緒漸不靈。負債資產陰影來得快，不如套現棄樓一身輕。我常勸人，不要做樓奴，背上身債分三十年還，豈不是成世變樓奴嗎？經濟好，低息好，當然一切好，反之盡見一片烏雲。

耶倫聲言繼續加息，現很快會加息？信不信由你，信了有保險。坐擁樓房要分期供樓者，敲起鑼鑼馬上割價跳樓求售，不如租屋住，免成世做借息守樓奴。年前，有樓萬事足；而今，思緒漸不靈。負債資產陰影來得快，不如套現棄樓一身輕。我常勸人，不要做樓奴，背上身債分三十年還，豈不是成世變樓奴嗎？經濟好，低息好，當然一切好，反之盡見一片烏雲。

未來穿上身

網事

在小狸日復一日「我要開始減肥了！」的洗腦式碎念下，肥理的某位圍圍日前終於忍不住丟下了一枚 Nike+ Running 運動手環，希望可以讓小狸盡快「閉上嘴開腿」。而借由這隻貌不驚人的黑膠小圈圍，小狸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了那個傳說中的「可穿戴設備」世界。

顧名思義，可穿戴設備就是能穿戴在身上的設備，泛指那些可以穿在身上或貼近身體並能發送和傳遞信息的計算設備。目前比較有名的可穿戴設備包括 Google Glass (谷歌眼鏡)、Galaxy Gear (三星出的智能手錶)、Nike+ 系列 (Nike 出品的以運動健康為主要功能的可穿戴設備) 等。而除了眼鏡、手錶和手環外，可穿戴設備還可以表現為掛件、衣服、鞋子、背包甚至頭戴等。普遍認為，可穿戴設備精巧貼身的最大特點，讓它成為了比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等手持移動設備更容易溝通身與世界的載體。在業界乃至喜歡追趕高科技的時髦族群中，可穿戴設備甚至是大數據熱門的話題，雖然質疑之聲從來沒有斷過，但總是有更多的業者認為「這就是未來」。

平心而論，目前的可穿戴設備確實還處在概念遠大於實效的階段。以小狸的運動手環為例，無論是 Nike+ 自主發明的運動單位「FUEL」，還是全新的客戶端系統，這都需要使用者花費時間和耐心去重新學習適應。而這非科技愛好者不費時間和耐心去重新學習適應的，至少小狸目前帶着它的動機是出於「炫」而非真正的好。不過，據說 Nike+ 已經是目前的可穿戴設備中最成熟「靠譜」的了，其他包括 Google Glass 等在內的用家心得都頻頻在吐槽那仍帶大幅提高的用戶體驗。

百家廊

陳曉風